



玲 珑

■ 李 楨

李楨,“90后”,小说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草原》《广西文学》等

我是一个不太“聪明”的人。从小到大,我比所有人学东西都要慢。我妈曾经说过,我是比同龄人晚几个月学会走路的。她一直以为我不会走路了,直到有一天,我像个猿猴一样,扶着茶几突然站立起身。可能我给她营造了一种错觉吧,或是说把她欺骗了,自从我会学走路以后,她觉得自己的儿子,只是比普通孩子笨了点,但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收获。

当时,我爸在村子东头,建了两座粉刷着绿漆、犹如绿皮火车的鸡舍。在喂鸡、拾鸡蛋之余,我妈就把其余时间都用在培养我身上。她教我使用筷子,系鞋带,刷牙洗脸。我花费了不少时间,学习人类行为规范,虽说达到了及格水平,但那好像不应该是我身上体现的特质,我总是偏离正常范畴一点点。就拿使用筷子举例吧。正常人需要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根筷子,使其具备活动能力;与此同时,还需要借助虎口和中指压住另外一根。我是这么做的,也能稳稳拿住筷子,但是两根筷子之间的距离,总是比正常人要大一根小指的宽度。不过,我妈觉得还好。我总算像个正常孩子了。

到了上学的年纪,我离开我妈,离开家,走上十几分钟的土路,抵达崔杜村的小学。我开始进入一个集体,每天与同学们朝夕相伴,可能有了对比的关系,我发现自己不太聪明了。我看着同学们在课堂上轻松随意地听讲,老师们灌输的知识如一份份可口的食物一样,轻而易举地被他们塞进嘴巴,被身体吸收掉了;我却要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黑板和老师身上,不敢有丝毫分神。只要遗漏一个步骤,那些简单的运算便如同天书一般。有一次,在一堂语文课上,班主任训练我们反义词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,他说出了“玲珑”两个字。我琢磨良久,怎么也没有想出这个词的反义。

“算了,算了,”老师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,好像他提出的问题,为难住了他自己,“要不,给你换个简单的吧,你同桌的反义词是什么?”

我看向同桌。她倒算是一位玲珑的女孩子,极其聪颖,每次考试总能取得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。我们两个共用一张课桌,相伴了一年时光,她从未主动跟我说过话。我是说,我对她不甚了解,也不知道班主任用她比作什么,但是我的脑袋犹如灵光乍现般,突然想起了“玲珑”的反义词。

“粗糙。”我信誓旦旦地说道。

班主任却说,不对。短暂的沉默过后,他愤怒地说道:“笨蛋,是你呀,你就是你同桌的反义词。”

小学时光稍纵即逝,好像这堂玩笑般的语文课后,我睁眼醒来,就已经结束了。我步入了工作,进入一家家公司,依旧不太聪明。有的公司因而放弃了我,有的公司见我工作肯卖力气,好心把我收留下来。可是,我看到别的同事,轻而易举完成了很多事情,我却要付出百倍的努力,才能勉强把领导交代的工作完成时,总是很受伤。为什么我干什么都不行,干什么都那么笨呢?可能是长期怀疑自己吧,三年过后,我像是得了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一样,每天清晨起床,一想起上班,就感觉痛苦。于是,我不得不放弃了工作。

我原本是想开间酒吧的,但一想起开酒吧需要面临诸多麻烦,就索性放弃了。我白天在家里躺着,晚上就到一家酒吧里喝酒。一年过后,在我的积蓄快消耗干净,正琢磨要不要再找一份工作时,我遇到了同桌。我们简单地交流了几句,她说:“其实,你知道吗,我一直挺羡慕你的。”

“羡慕我?”我还第一次听一位从小成绩优异、干什么都能把我比下去的女孩子说羡慕我。

“为什么?”

主题词写作——

玲 珑

较 劲

■ 严孜铭



为了在日落前铲除田里所有的杂草,婆婆慧珍选择派遣我去看望她的妹妹。她说明天开始就会下起大雨,草不除尽,得了雨水滋润,就会疯长。除了我,她使唤不动这个家里的其他人。我知道一旦对这个指令表示不满,她就会露出那种茫然的神情,指指自己白短袖胸口前那一大摊污渍说,我难道早是在玩吗?

成杰捏捏我的肩膀,说,你本来也要做饭的,现在只不过多一步,装到饭盒里,骑电动车送到小姨家,陪她说说活,等她吃完,然后回来。

我依次竖起指头,说,一二、三、四、五,多五步。反正你又没有在上班。

别说得好像你整天在忙着赚钱养家似的,好吗?他眉头皱起,我在预感到他即将发作前,闪进了厨房。无法当场释放的怒火常常反过来吞噬一个人,折磨他自己,我了解成杰,等他端起饭碗,开始夹菜,就吃人嘴软,没办法再重拾话头。这是属于我的微小胜利。可等我反复拨打小姨电话无人接听后,这胜利立马就坍塌了。我说,你知道小姨有多难搞。他说,能有多难搞?我瞥了一眼边上的公公,强行把一句脏话咽了下去。



严孜铭,1997年生,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。作品见于《长江文艺》《青年作家》《西湖》《大家》《特区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等,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余烬》

诉你,她是心里又不平衡了,在搞失踪博关心。信不信,你一会儿去了,她活蹦乱跳着呢。

我摇头,小姨不是这样的人。

他身子前倾,注视着我,敢不敢打赌?我揣着赌约和饭盒,顶住烈日出了门,电动车把扭到底,速度虽快,打到脸上的风仍旧酷烈。每当遇到红灯,我就停下来,继续尝试联系小姨,然而直到我抵达小区楼下,都没有任何回音。低气压使我呼吸困难。我仰头,试图辨认她家的阳台,却只看到有些人家玻璃窗上红胶布粘贴出大大的“米”字,据说这可以抵挡台风。想到明后天或许还要再来,我胸口更沉,装饭盒的塑料袋勒得掌心生疼。数次按下电梯钮发现没反应,才仔细看清墙壁上的检修停运告示。小姨住九楼,难不成我要一层层爬上去?环顾四周,我找不到一个可以质询的人。我告诉成杰,他声音里一副于己无关的坦荡:那咋办呢?仿佛这短小的四个字



在蝉鸣还能穿过久远的年代,
我停留在枇杷树下,
趁日头爬过墙头之前。

一只蝉,被永远留在
童年的泥地里——
不,不是泥土,
而是我失去的信息,
潮湿的声音被封存其中。

有许多个夏天,
足够小卖部的招牌褪掉颜色,
足够放牛娃笑声驻留在风中。
那里,曾有一颗西瓜糖换取的纸飞机,
照亮过飞鸟搬运的航线。

现在,它带着秋凉从暮色里钻出来,
在酒吧的烛光旁等待,透明的翅尖开始扇动——
当蒲扇的影子与罗大佑的歌声在耳边相撞,
我们也许还能再选择一次蝉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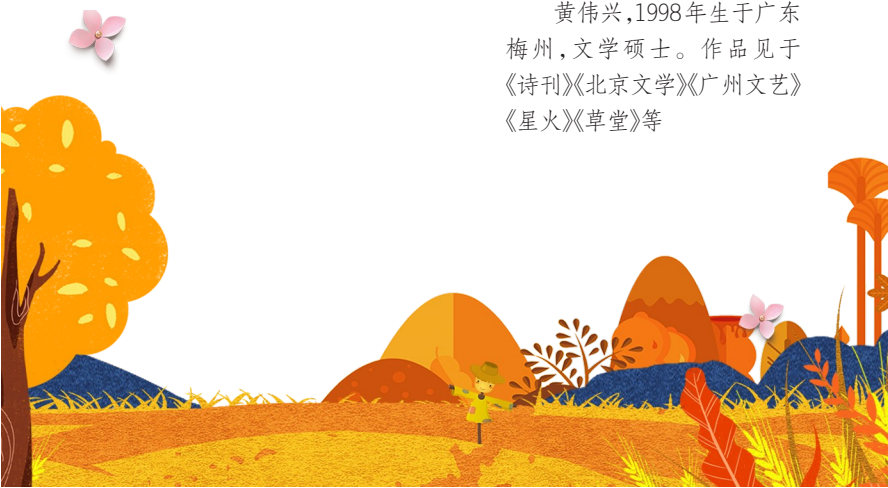
轨迹的复调

今日,还是昨日的反复
单车道的辙痕,操场的朗诵,溪流的蝌蚪……
没有路标,谁偏离都是徒劳。

日子有时浓郁,有时轻稀
只有重复裹着我们
藏着尚未消匿的幸福
我们低头,加快了脚步
细数一把不同的玻璃珠
细数一群稻田里的绿头鸭。

不需要过多的话语
这教室的粉笔灰,这微暗的走廊
这窗台洗不去的陈锈……

独自在这里站了很久了
风很轻,正翻动那些
课堂里的晨昏和它们之间的空白。



黄伟兴,1998年生于广东梅州,文学硕士。作品见于《诗刊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广州文艺》《星火》《草堂》等

能像机油般润滑我这个智能家居机器人的四肢,一鼓作气爬楼如攀登云梯。我深呼吸,说,搞清楚,这是你的亲戚,你应该替你妈来的。他说,那你就回家来。她又不是小孩,饿了自己会找吃的。我开始爬楼梯。一层,二层,三层。汗珠在脊背上成串滚动。

楼道声感灯不灵敏,于是我重重踏步,震得脚心发麻。电话铃声回旋在昏暗中,拉得很长。五层,六层,七层。我把饭盒夹在腋下,继续搬动膝盖。

拱开九层楼那扇厚重的安全门时,我已经两腿发颤,险些踢到门前那几袋垃圾。黑色塑料袋排列整齐靠在电梯口,每一只都打了结,地面很干净,没有流出一丁点污水。我没有立即摸备用钥匙开门,而是附耳去听,我不确信自己是否希望里面传来声音。

一片寂静。我的膝盖窝酸软,嗓子眼又干又痒。这时,响起了喧闹的铃声。当旋律重复第二遍时,我清楚地听见小姨的咳嗽,和那声“喂”。照理说,怀里饭菜应该凉了,此时却觉得它好似在发烫。我用最快的速度开锁,推门,好打她个措手不及。

小娅,别这么粗鲁,这么开门要撞掉墙皮的。小姨扯了一把针织帽子,好让它完美遮住额头,看向我,不紧不慢地讲话。那顶帽子还是我买给她的,十分轻薄,既不会太闷,又能阻止路人的视线无礼地在她光秃秃的脑袋上空盘旋。她一笑,从脸颊到唇周因靶向药过敏诱发的黑斑流动起来,像许多小虫子在皱纹缝隙里乱爬。我那句你为什么 not 接电话的质问哑了声。她挪过来,眼睛向我身后扫了一下,问道,你自己一个人来的吗?

客厅开了空调,冷气阵阵。她从不像其他同龄人那样节约电费。我身上的汗很快凝结了,化为凉意,可我说不出话,于是默默关门,摆开饭菜。她大概是腿痛,慢慢地挪过来。

我知道大家忙的。你姨妈他们要带孙子孙女,你妈要做各种活计。小姨右手撑着餐桌边沿,缓缓坐下,把凉白开往我跟前推,叫我喝水。白菜炖肉片,酸辣土豆丝,排骨冬瓜汤。我仔细打量她

低头检阅菜色的神色,心想,一旦她抱怨,就说你爱吃不吃。她扭头看窗外,阳光下那些樟木叶子泛出油光。她说,还是小时候好,我们一起去后山捡蘑菇,我个子矮,背不动,姐姐们就把我的妻子挎在膀子上替我拿,我屁颠屁颠地追着她们的后背回家,她们说我娇气得要死。

我就知道她又要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。他们之所以把任务交给我,就是厌烦她这副追述往事的模样。我说,吃吧,小姨。

手机响了一下,是成杰。他发来消息问我:怎么样,是不是在作怪?

要刮台风了,外面很闷吧?小娅,今天来看我,谢谢你啊。

我说,吃吧,小姨。

小姨从省外回来定居那年,我刚和成杰结婚。她在城里最大的饭店定了包间,宴请整个家族的人,菜上了一轮又一轮。大姑和婆婆慧珍都板着脸责怪她挥霍无度。她并不生气,只是让大家要慢慢吃,尤其是滚烫的食物。吃快了吃烫了,都不健康的。她说。如今,疾病磋磨下的她吃得更是慢吞吞,仿佛咽下去的不是食物,而是一根根输液针。

我跟你说了,她啪地放下筷子,眼睛忽然闪闪发光,上周你妈陪我去医院做化疗,才到窗口,护士就噢了一声说,这好像不是上次那个人吧?我说,这是我二姐。护士就问,上次跑前跑后照顾你那个呢?我说,那是我大姐。护士说,你有个姐姐啊。我说,是啊。她说,难得,你真幸福。大家都这么关心我,你说我是不是很幸福?

我的喉咙有点发紧,不敢看她,转而去望窗外风里摇摆的树叶。

她坚持送我到门口,既不要我收拾餐桌,也拒绝我帮她丢掉垃圾的提议。她说自己可以。刚到家,成杰就缠问结果。我一向愿赌服输,这次却撒了谎。我缓缓说,她身体不舒服睡着了,没听见电话响。奇怪的是他没有追究证据,还表示会遵守约定定洗一星期的碗。傍晚婆婆慧珍回来时,天还没黑,她递来一大袋根部沾泥的菠菜,叫我明天做给小姨吃。